



源於奧運  
李漢源

## 奧運轉播是大項目

巴黎奧運進入最後三星期的倒數，7月26日香港時間深夜3點就會正式開幕，無論運動員、大會工作人員，以及我們傳媒都已經準備多時，摩拳擦掌地期待這個日子到來，在自己的領域大顯一番身手，亦令筆者不免回憶起過去負責奧運節目製作的點滴。

自1984年美國洛杉磯奧運開始，筆者每一屆都有參與電視台製作轉播奧運節目。還記得1984年為亞洲廣播聯盟(ABU)製作兩條頻道，要24小時內將亞洲區國家關注項目轉播到亞洲各地區，還要將內容資料供給其他地區使用，這可算是目前奧運Multi-channel Distribution Service (MDS)的前身，MDS是目前奧運大會的Host Broadcasts (Olympic Broadcaster Service, OBS)，把製作比賽項目電視訊號轉播予世界各地，起源於上世紀八十年代，當時很多亞洲區國家因製作經驗及成本關係未必能轉播奧運，ABU就負起這個責任，除當時日本及韓國電視廣播比較成熟，並沒有參與外，TVB就是協助ABU負責整個轉播工作，把奧運電視訊號送回亞洲。

OBS除了把所有項目拍攝製作及管理主媒體中心(International Broadcast Centre)外，亦有責任協助所有版權電視台傳送比賽項目回他們國家及地區。2008年北京奧運時大會曾經希望能設立多

條頻道，稱為Olympic In Sky，把比賽訊號送上衛星再供給全世界使用，可惜成本太高，參與電視台較少而未能成功；到4年後的2012年倫敦奧運製作大會OBS成功推出MDS，以多頻道形式分發訊號給全世界使用，並提供英語評述服務，讓一些英語國家地區馬上可以直接實況轉播，而非英語國家亦可引用本土語言轉播。

今屆巴黎奧運MDS共有16條比賽項目頻道，及一條奧運新聞24小時頻道，假設每條比賽頻道每天轉播12小時，即MDS大約有3,000小時訊號，但整個奧運製作其實接近10,000小時。MBS一定能提供所有決賽項目，但初賽則未必會齊全，所以香港電視台要再派工作人員到廣播中心利用光纖、IP或衛星等技術轉播一些MDS沒有、而香港人想收看的香港隊比賽訊號予香港觀眾收看。

奧運是全球最大型的綜合體育電視製作，我們只從MDS這個「小」環節看已知其複雜性，而整個OBS每屆奧運都由大約40多人開始籌備工作，到正式奧運時則有超過6,000多個工作人員參與，以協調安排過萬世界各地媒體人員到巴黎轉播奧運工作，可想而知奧運是多麼需要人力及技術、大眾志成才能完成的「大項目」。

奧運過後香港就有新挑戰，2025年全國運動會，我們是主人家，看如何從過往的項目中汲取經驗，好好做好這個香港的「大項目」，也能藉此講好香港故事。



方寸不亂  
方芳

## 北極「有」光

北極光對於南方人來說，是神秘遙不可及的事。能看到北極光的地方不多，地球上南北兩極高緯度地區的上空，當磁暴發生時，就有可能出現絢麗的極光，最接近北極的北歐、加拿大、俄羅斯幾率較高，我們中國最北端的黑龍江省漠河，被認為是中國最有機會看到北極光的地方。

漠河在6月下旬舉辦的北極光節，吸引了我們開展漠河北極光之旅。同團有一對夫婦，是攝影發燒友，為拍得北極光真容，不辭勞苦帶備兩箱高端攝影器材，在北京機場和哈爾濱機場接受嚴密檢查，好不容易來到漠河北極村靜候北極光。夏至的漠河，日夜溫差大，日間20度挺舒服的，晚上就只有六七度，寒風嗖嗖，漆黑的夜空等待北極光，是相當枯燥的事，他們夫婦擺開高端器材陣容，除了專拍極光的大機、細機、遙控攝影機、腳架，頭戴紅外線燈，更下載了北極光出現地區的應用程式……有這樣的陣勢，底氣十足，為一眾團友帶來好奇和樂趣，還有滿滿的期望。

兩晚的等待，搞了一場大龍鳳，終於拍得唯一勾勒遠山邊緣的光影照片，不敢說是北極光，只能多加一字，命名為北極「有」光。這張唯一北極「有」光的照片，也牽動在港親人的心，兒子好奇追問「究竟看到了沒有」？7歲孫女比他們聰明，不會明知故問，在圖片天空上加上了七彩「極光」，小孩子的二次創作，帶來歡樂和安慰。

究竟漠河看到極光的幾率有幾高？有資料說，漠河雖是中國最北端，但處於磁緯度40度的「弱極光區」，加上觀測的苛刻天氣條件，所以看到的幾率不高，從1956年建立氣象站以來，漠河有紀錄的極光事件，大約有39天70餘次；當地人更說，漠河看到極光，十年約有35次，即是說，平均一年只有3.5次而已，看不到是正常的事。不過有報道說，去年11月5日漠河夜空出現過紅綠相間的極光。

在漠河看極光可遇不可求，但漠河北極光節開幕式就一定能看到。這次到漠河適逢「第三十四屆北極光節」開幕，來自全國各地的遊客都湧到七星廣場看大型文藝演出、五彩煙火、篝火狂歡，更有500架無人機表演，先後呈現「神州北極石碑」、「指北針」、「龍年遊龍江 漠河看極光」等字樣，圍繞廣場的食肆、酒吧、推車檔生意滿爆，一座難求。盛大的表演宣傳，可見當地政府投放了人力和物力以吸引遊客，漠河的綠水青山和冰天雪地旅遊資源，是遊客心目中選擇的一道光。



七嘴八舌  
小臻

## 「台獨」政客撒謊

上周突然傳來台灣「陸委會」對香港、澳門及內地的旅遊警示調至「橙色」燈號，建議台灣民眾如非必要不要去這些地方旅行。不管是香港人還是住在香港的台灣人大家都不約而同說一句「癡線」！根本沒必要，不做壞事的怕什麼？

細查一下原來是中國頒布《關於依法懲治「台獨」頑固分子分裂國家、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》，即「懲治『台獨』」22條規範，包括分裂國家、煽動分裂國家等，最高可判處死刑。民進黨當局害怕了因為他們的主腦是台獨頑固分子，他們有憂慮是必然，但請不要將全台灣的人拉落水，嚇唬他們，綁架的島內民眾意願。而賴清德竟說台灣90%民眾都可能受到波及。按他的說法，他當日應該獲得九成票，但事實不是。陸委會發言人就盲目地說「目前已有相當多民眾赴中國遭非法扣押和調查。」根本是他們歪曲事實、抹黑詆毀的政治操弄。

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明確指出「懲治台獨」22條規範不針對、不涉及廣大台灣同胞，針對的是極少數涉「獨」言行惡劣、謀「獨」活動猖獗的「台獨」頑固分子。歡迎廣大台灣同胞參與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及來旅遊，台灣同胞的正當權益獲依法保護。來往大陸不必有任何顧慮，完全可以乘興而來、盡興而歸。

當今資訊發達，台灣年輕人往大陸工作、旅遊的人愈來愈多，人流

往來多，在口耳相傳下誰都掩蓋不了真實情況。台青說大陸就是好玩、東西好吃便宜，街道乾淨，設施現代化，老百姓友善感覺很安全。你不肯相信也沒辦法。其實台灣島內民眾頭腦很清醒的，知道搞「台獨」無前途，心裏對當政者不滿，只是嘴裏不作聲。寧獨自想法找生存之道，畢竟「民不與官爭」。

最近就去了一轉台灣，發現當地人最明顯的改變是不願談政治，與以往連的士司機都熱衷同你暢談政治、談選舉滔滔不絕大不同；避談政治只談生意，講吃喝玩樂話題，大概沒有什麼值得他們自豪。目前台灣做旅遊業的都叫苦連天，最明確的一句「沒有陸客來，怎麼都旺不起來。」他們表明光靠本地客養不起那麼多酒店、農場民宿，東南亞人消費能力不強，幫不了多少。萬幸是農場民宿不少是自己物業，他們一家人經營，才推得往。

看到台灣多個地方的夜市同樣人流減少，店舖不再開到深夜，已回不到往日人潮如鯽的景象。但當局愛理不理，錢都花在買軍備上。旅業紛紛自發性組成聯盟自行推廣，希望港澳人士多去台灣玩。再看看香港特區政府那麼緊張幫助企業振興經濟，港商實在幸福。國家對同胞仍是以親人相待，鼓勵民間交往，最近也有內地藝人到台灣參加第35屆金曲頒獎典禮，及一些宣傳活動，兩岸人民的保持交流有利無害。



百家廊

王國華

## 素描一條河

那些水鳥，人類永遠無法靠近。牠們站在河中央，白色，細而高，身體一彎一彎的，應是水中啄食。我快到近前的時候，牠們迅速飛走。如果是一隻還好，幾隻，在幾個不同的地方，都如此。也許是巧合，但在我看來，牠們和我冥冥之中有默契，不讓我看得真切，由此我無法知曉牠們確切的身份、屬性。我貼給牠們什麼名字，牠們就是什麼名字，所以現在我不稱呼牠們為水鳥，而是——白鶴。

將形態相近的動物歸而為一，距離相遠的動物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向其靠攏。我在河中看到的所有飛翔之物，都是白鶴。

一隻白鶴騰空而起，在水面上定了半天，直勾勾的，似為什麼做準備。長腿彷彿兩根具有生命的黑色的棍子，指揮着身體。水面泛起銀亮的波紋，反覆不斷地鼓掌。倏忽，白鶴扇動起來，頻率穩定，空氣也跟着震顫起來，一直牽連到我。

白鶴是向前飛，只沿着河道，不向左，也不向右，絲毫不偏離。河岸形成了一道無形的柵柵，將其圍住。河岸之外是另一個世界，只有白鶴自己看得見，感受得到外部的危險。牠在界限內，與河流形成了多麼親密的互補。河水緊貼着地面，滲透到地下。白鶴把河水往高處拉拽。拉啊拉，一直拉到天上。天空的藍，與河水的

潤，因為白鶴的縫合而連成一片。由此，河水不再是一條單純的河，漸成天空在人間的使節。

水溫適中，水中的魚生活得就會更自在。一條巨大的塘鱖，突然向前奔去，嘩啦一聲，身後掀起一條長長的泥帶尾痕。更有些叫不出名字的小魚，寸把長，各自舒展地游弋。

奇怪這些魚是哪來的。這條河一度成為臭水溝，污水蔓延，荒草萋萋，根鬚爛爛。現在水清了，魚兒不請自來。民諺曰「有水就有魚」，常常唸叨，便難入其深意。幼年在村中，兩後水溝中時有小魚竄出，也沒覺得怎麼樣。後忽想到，這種毫無徵兆的無中生有，豈非造物之奇？當然可以有許多解釋，比如人工放養，比如有魚籽被人偶然帶來。但我更願意相信天降神跡。民諺中還有「千年的草籽，萬年的魚籽」之說，有危機意識的魚類，用硬硬的殼將所產之籽包裹起來，一旦河水枯竭或者變體變臭，不再適宜生存，魚籽便鑽到地下，或緊緊黏貼在路邊的枯木上。不吃也不喝，不哭也不鬧，不焦也不躁。牠們有足夠的耐心，人生一世，要經過許多事，苦苦，歌哭。牠們幾年幾十年，乃至上百年，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等待水，似無甘苦。天水也好地下水也罷，人類良心發現重新治理而來的河水

亦可。真的是千年一瞬。不遠處有一天，生命之泉汨汨到來，牠們聞聲破殼，一夜長大，搖頭擺尾，向高處招手示意，彷彿是個天真的嬰兒。牠們品種繁雜，大大小小，讓天地的擁有更加豐富。父母的屍骸在深深的地下慈祥地看着牠們。

死去的一切都睜開了眼睛。還有螺，懶洋洋地貼在河底，並不堅決，間或隨着水流動一動。旁邊的水草也激盪一下子。不遠處的河中央，有土堆一兩個，可稱沙洲，也可叫小島，上面都是綠草。整條河並不寬，約二三十米，水氣瀰漫。這樣高時，心中卻產生極大的無力感，只有身臨其境才能獲得水的氣息，任何文字都無法代替鼻腔那一刻的驚訝和聳動。大水有大水的氣息，小水有小水的氣息，有時候小水激盪，驟然暴動，也會生發大水的氣息，令人為之一振。這條河應屬小水，卻具大水的氣場。流經這個城市的，是一條大河，而它是那條大河的第一大支流，亦即，它是這個城市河流中的長子長孫。身份即責任和義務，責權利又反射為氣質。它似乎深切知曉自己的定位。它的淺，向着浩蕩；它的空落，映射着豐滿；它的通透，牽連着遙遠。這樣，它向幹流走去時，才不至於抬不起頭，見到自己的父親，才可以自信地握一握它的手。



翠袖乾坤  
連盈慧

## 傳統零食重正氣

經過零食店，小甥女看着各樣零食出神，問這個問那個，明知她不是餓嘴，只是自幼在外國長大，那一大堆花花綠綠、來自內地不同鄉村城市的東西從未見過，感到好奇而已。因為這些零食不同包裝而又各具特色，有異於熱門廣告其他小食，於是滿足她的好奇，選了其中幾樣，大家回去享受一次中式下午茶，小甥女果然開心了好半天。

買來的零食全部手工製作，統稱為休閒小食，名堂很雅，二三十種零食中，很多我也不曾見過，其中以紅豆作餡的軟糕，心思尤其一絕，紅糖糕肉裏頭「福祿壽」等吉祥單字，原來並非出自印章，而是分別由紅豆泥一筆一筆在糕

最熟悉的是「八珍糕」。童年時吃過，麻雀牌一樣大小，成分包含茯苓、白朮、川芎、甘草……8種草木果中藥，多屬味道甘和、有利五臟而又方便兒童進食而製成，設計者一定是個經驗老道的藥師，可見我們的傳統零食無不首重健康，薏米餅/茯苓糕/山楂餅；至少亦有百年以上歷史，我們曾祖父母兒童時代吃到今時今日，無一不是最宜兒童健脾開胃、有益正氣的小點。

想想西方薯仔薯片爆谷只求製作簡單，非油炸炸連專家點名不利健康也不理會，貧乏得可憐的那幾種零食，就從未為兒童的健康着想過。最近流行瑞士興起的「木斯里」，最初只視之為早餐，其後還成為不少西方肉裏頭捲成，相信過去老一輩文化人，聚會時一壺清茶、幾碟花生堅果之外，也少不了那樣的小點吧，可能糕點製作人亦因了解那份情趣，才花那麼大心思為老文化茶客隔空助興。



◆圖中零食已是現成「木斯里」。作者供圖



獨家風景  
呂書練

## 兩齣《天鵝湖》

柴可夫斯基創作於百多年前的作曲作品《天鵝湖》是芭蕾舞經典，其兼具抒情和力量的優美旋律，配以正邪交鋒的故事情節，加上芭蕾舞這種超高技藝，迷倒全球觀眾。劇團歷演不衰，舞迷百看不厭。各國編舞家們也爭相改編，但都在原有樂曲結構和故事梗概上，以4幕或3幕為主，不斷探索新的呈現形式。上個月看香港芭蕾舞團在文化中心演出的《天鵝湖》正是。

《天鵝湖》芭蕾舞劇於1870年在莫斯科大劇院首演時慘遭滑鐵盧，後經佩蒂巴及艾化李夫重新編排並於1895年再演，舞劇才獲得肯定。而港芭本次演出的版本正是三藩市芭蕾舞團駐團編舞家尤里·波索克霍夫(Yuri Possokhov)根據上述版本的最新編舞，這也是成立45年的港芭第4度演繹改編《天鵝湖》。作為最新版本的世界首演，舞團特邀英國皇家芭蕾舞團首席舞蹈員馬修·鮑爾和荷蘭國家芭蕾舞團首席舞蹈員康斯坦丁·艾倫助陣，夥同該團首席舞蹈員葛培治和獨舞員高野陽年輪流飾演齊格菲王子，女主角白/黑天鵝則由該團的葉飛飛、汪慶角和高歌輪演。連演9場，場場爆滿，反映深耕香港多年的港芭已有一批忠實的擁護。

我看的場次是由葉飛飛和葛培治配

搭，兩位港芭首席技藝不用多說，着重在如何「新編」。這主要在第一幕和第三幕中體現。揭幕前先有一段音樂演奏，營造氣氛；隨著幕帷拉開，穿着紅衣的宮廷小丑發現昏倒在地的王子，便以逗樂方式叫醒他，想不到王子卻被眾好友簇擁而忽略了他。小丑人性黑暗的一面被激發，化身為邪魔羅伯特，製造天鵝幻象，引誘王子到湖邊……

這段開頭有別於今年年初央芭舞團演出的3幕版本《天鵝湖》中由王子好友班諾帶他到森林打獵而來到湖邊的情節。在故事張力製造上，港芭版正邪對立明顯，美醜對比強烈，王子為白天鵝的脫俗之美而迷倒，也被黑天鵝的妖艷之美而迷惑，他最後為此付出代價——投湖自盡，在另一個世界與命中人重逢。編舞以對王子的深情詮釋和小丑的深刻塑造，將人性的弱點表現得淋漓盡致，為情節增添層次感和深度。

在整體演出上，央芭的群舞陣勢和整齊美令人震撼；港芭則以舞美設計和服裝搭配令人愉悅。舞台是月光下的山谷平地，除了天鵝們穿的經典白紗裙外，其他角色的服裝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基礎上注入時尚感，以深淺褐色交錯搭配為主，綴以粉紅、淺藍乃至淺紫等，令五顏六色的舞台顯得清新、輕快，從而達至觀賞之效。



琴台客聚  
伍呆呆

## 苦亦要盡觴

天放晴了，趕緊趁着早晨空氣清涼進了後院。

3年前種下的一株金銀花已經爬滿作為工具房的紅磚小屋的屋頂，一年四季都在開花，今年由春夏雖然雨多，金銀花仍舊如農諺所說「澆死莊稼旱死草，凍死石榴曬傷瓜，不會影響金銀花」，在雨水與烈日的交替肆虐中奮力地開放。屋頂的一片翠綠中，一簇一簇的深黃淺白的花朵格外顯眼，微風中散發着一縷一縷清新的芳香。

雨後驟熱，人亦心火爆，架梯子爬上屋頂，採了新鮮的金銀花洗淨，找好看的杯子，用溫開水泡了，加入蜂蜜，喝兩口，在蜂蜜的清甜中仍覺得苦，再多喝幾口，苦味愈發在唇舌間漾開，頓時覺得肺腑中的燥熱少了許多。若是回到小時候，住在山裏的生活沒有這般精緻，感覺熱氣了，便上山採金銀花，用搪瓷大茶杯泡上一大杯水，捏着鼻子咕咚咕咚

地喝下去，效果比如今用漂亮杯子盛的加了蜂蜜的還要好。

原名「忍冬草」的植物在《本草綱目》詳細的藥用論述後成了非常形象的雙花、金銀花，有「一切風濕氣，及諸腫毒、癰疽疥癬、楊梅諸惡瘡，散熱解毒」的功效，在《神農本草經》中它亦為上品，可「久服輕身，延年益壽」。生性浪漫的古代詩人有許多寫詩讚美金銀花的，宋人范成大寫「春晚山花各靜芳，從教紅紫送韶光。忍冬清馥薔薇醞，薰滿千村萬落香。」清人王夫之寫「金虎胎含素，黃銀瑞出雲。參差隨意染，深淺一香薰。霧鬢歌難整，煙鬟翠不分。無慚高士韻，賴有暗香聞。」

而對於「為食」的吃貨來說，金銀花除卻美麗的身姿與詩情畫意，還有入口的好味道。北宋黃庭堅與蘇軾是好友，二人講道論藝、切磋詩文，亦同是吃貨，蘇寫《春菜》，黃便寫《次韻子瞻春菜》；蘇

寫《薄薄酒》，黃即和《薄薄酒二章》；黃寫《食筍十韻》，蘇就作《和黃魯直食筍次韻》……後黃庭堅以金銀花入酒，寫了「娉娉石上舞林影，付與一世專雌黃。寂寥吾意立奴會，可忍冬花不盡觴。」蘇軾有沒有再和，便不得而知了。

很是遺憾，為食好酒的我至今未曾飲過忍冬酒，但自小生長在忍冬常開的嶺南，用金銀花烹成的雙花高湯鯉魚煲，爆炒的金銀白菜豬肉片，以及用新鮮金銀花加麵粉和雞蛋煎成的雙花餅等倒是吃過不少。天氣炎熱時若是覺得只喝金銀花茶寡淡，便用菊花、枸杞製成金銀菊飲，飲品亦變得色香味俱全了，或是僅切幾片檸檬與金銀花同浸，加入蜂蜜，也是十分可口。

食罷飲罷，便決定新屋亦要種上一株金銀花，待到花開，做一壺忍冬酒，邀好友共飲，到時哪怕酒苦，也一定要痛快地「盡觴」。